

Chris Harman

A
PEOPLE'S HISTORY
OF THE WORLD

From the Stone Age
to the New Millennium

世界人民
的历史

从石器时代到新千年

[英] 克里斯·哈曼 —— 著

潘洋 —— 译

下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目录

(下册)

第六部分	天翻地覆的世界.....	337
	大事年表	338
	第一章 美洲序曲	340
	第二章 法国大革命	355
	第三章 国外的雅各宾派	385
	第四章 理性的退却	400
	第五章 工业革命	404
	第六章 马克思主义的诞生	414
	第七章 1848 年	426
	第八章 美国内战	438
	第九章 征服东方	450
	第十章 作为一个例外的日本	462
	第十一章 刺破青天：巴黎公社	466
第七部分	希望与恐怖并存的世纪.....	475
	大事年表	476
	第一章 资本的世界	480
	第二章 世界大战与世界革命	511

第三章	动荡中的欧洲	541
第四章	殖民地世界的叛乱	563
第五章	“黄金二十年代”	580
第六章	大萧条	587
第七章	被抑制的希望：1934—1936 年	614
第八章	世纪的午夜	637
第九章	“冷战”	675
第十章	无序的新世界	716
结论	新纪元的幻象	744
注释	763

第六部分

天翻地覆的世界

大事年表

1773年	“波士顿茶党”。
1775年	莱克星顿和班克山的战斗。
1776年	美国《独立宣言》。
1781年	英国人在约克镇投降。
1780年代—1830年代	英国采矿业普遍采取工厂制。
1789年	攻占巴士底狱，法国革命开始。
1791年	圣多明各爆发奴隶起义。
1792年	法国革命战争，瓦尔密战役，处死国王。
1793—1794年	雅各宾派统治法国，封建义务终结，恐怖统治。
1794年	雅各宾派陷落，热月政变。
1793—1798年	英国占领圣多明各，被前奴隶大军击败。
1797年	英国海军哗变。
1798年	爱尔兰爆发反对英国统治的暴动，当地新教徒组建“橙带党”反对暴动。
1799年	英国制定各种法律禁止工会联盟。拿破仑掌握法国大权。
1801—1803年	拿破仑试图在海地恢复奴隶制，杜桑·卢维杜尔被监禁并死于狱中，德萨林领导前奴隶军夺取胜利。
1804年	贝多芬创作《英雄交响曲》。
1805年	拿破仑称帝。
1807年	黑格尔出版《精神现象学》。
1807年	英国禁止奴隶贸易。
1810年	墨西哥和委内瑞拉爆发反抗西班牙殖民统治的初次起义。
1810—1816年	英国北部的卢德分子攻击工厂，破坏机器。
1814—1815年	拿破仑兵败，旧日君主制复辟，滑铁卢战役。
1811—1818年	简·奥斯汀和沃尔特·司各特的小说出版。
1819年	工人阶级游行示威遭遇彼得卢屠杀。
1830年	巴黎革命以新君主取代了旧君主。
1830年代	司汤达和巴尔扎克的小说出版。

1830年	世界上第一条载客铁路建成。
1831年	法拉第发现电磁感应现象。
1832年	英国中产阶级赢得选举权。
1834年	《济贫法修正案》在英国建起了济贫院。
1838—1839年	宪章运动要求工人享有选举权。
1839—1842年	“鸦片战争”爆发。
1842年	兰开夏郡爆发大罢工。
1840年代—1860年代	狄更斯、乔治·艾略特和夏洛蒂·勃朗特的小说出版。
1840年代中期	太平天国起义控制了几近半个中国。
1846—1849年	爱尔兰大饥荒。
1847年	《共产党宣言》发表。
1848年春	欧洲革命，爱尔兰失败的起义，伦敦最后一次大宪章示威游行。
1848年6月	法国资产阶级粉碎了工人运动。
1848—1849年	整个欧洲范围内的君主制复辟。
1850年代和1860年代	工业革命传播到德国和法国。
1843—1856年	英国彻底征服印度北部。
1857年	印度兵变。
1857—1860年	第二次“鸦片战争”，中国各大城市都划出了列强占领的“租界地”。
1859年	达尔文出版《物种起源》。
1859—1871年	在国王的名义下，意大利实现统一。
1861年	美国内战爆发，沙皇终结了俄罗斯的农奴制。
1863年	林肯宣布废除奴隶制。
1865年	美国南部战败。
1864年	太平天国农民起义最终被以英国为首的列强军队击溃。
1866年	诺贝尔发明了甘油炸药。
1867年	自上而下的明治维新终结了德川幕府在日本的封建统治。
1867年	马克思出版《资本论》。
1870年	普法战争爆发，路易·波拿巴溃败。
1871年	巴黎公社，工人控制城市，紧接着共和政府攻打城市，杀死数千人。
1871年	俾斯麦在普鲁士国王的领导下建立了德意志帝国。
1873年	发明了世界上第一台电机。
1870年代中期	联邦军队从美国南部撤出，种族隔离兴起。

第一章

美洲序曲

当英国军队于 1781 年从约克镇撤离时，美军军乐队吹奏起“世界翻天覆地”（又译“天翻地覆”）。对那些随军一并离开的数千名忠于乔治国王的托利党人来说，这个世界的确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所有伴随他们成长的天经地义和“自然而然”形成的社会秩序都乱了套，被一场成功的叛乱践踏足下。然而，事实上，不过是在八年前，99% 的叛乱者才刚开始思考那些引发最终巨变的设想。

最著名的北美叛乱者之一、受人尊敬的活动家和政治家本杰明·富兰克林在 1760 年代还这样写道：“我们如今有幸置身史上最好的国王治下，心生幸福。”^[1] 在 1774 年之前，读到这篇文章和阅读他的《穷理查年鉴》的数千名美洲人都赞同富兰克林的说法。在富兰克林的故乡宾夕法尼亚殖民地，“不存在有意识的革命传统”^[2]。弗吉

尼亚殖民地的领袖托马斯·杰斐逊在 1776 年年初依然坚称，美洲人对从母国“分离出去”既不“希望也不感兴趣”^[3]。

既然如此，为什么到了 1776 年夏天，十三个殖民地的代表就聚集到一起召开了“大陆会议”，采纳同一个杰斐逊起草的《独立宣言》，并在宣言中明确宣布“人人生而平等”？这是一份公开的革命宣言，在它出现的那个时代，对国王和贵族的尊崇在欧洲依然十分普遍。

英国的美洲殖民地建立于一百五十年前，得到了英国皇室的支持。每个殖民地的最高政治权力都掌握在伦敦任命的总督手中。但实际上，每个殖民地的有效权力则分散在不同群体之间：在新英格兰，权力掌握在农村的独立农民，以及新英格兰沿海城镇的商人和手工业者手中；在纽约，权力掌握在彼此竞争的大地主手中（这些大地主以一种几近封建主义的方式来对待佃户），掌握在纽约城中与不列颠大西洋贸易联系紧密的商人手中；在宾夕法尼亚，权力掌握在佩恩家族（拥有任命总督的权力）和少数富裕的贵格会教徒家庭手中；在弗吉尼亚和南北卡罗莱纳，权力掌握在拥有奴隶的种植园主手中，他们在其势力范围内驱逐穷苦的白人。与此同时，殖民地内部也存在激烈的社会冲突：地主与佃农之间的矛盾导致 1766 年纽约哈德逊谷发动暴乱；费城精英与宾夕法尼亚西部定居者之间冲突不断；卡罗莱纳小农“监管者”与种植园主“大公”之间也是矛盾重重。在所有这些纷繁复杂的矛盾和冲突之上，南部殖民地的种植园主们始终惧怕奴隶爆发叛乱，例如，1739 年南卡罗莱纳就爆发了奴隶暴动。1750 年代初期，这些涌动的暗流使得各个殖民地之间联合一体的尝试流于失败。

在每个美洲殖民地，人们都自视为“英国人”而非“美洲人”。毕竟，美洲殖民地的发展和繁荣都遵循着英国人的“大西洋”经济轨道。随着时间推移，殖民地人口稳步增长，直至达到三百万之多，这

个数字是英国人口的三分之一。美洲的地主和商人家底都相当殷实，农民和手工业者的境况也比大西洋彼岸的前辈要好得多。看上去似乎没有人对推翻既定秩序感兴趣。

从裂痕到鸿沟

然而，经济增长促使大西洋两岸的贸易商、地主和制造商形成各自不同的利益，随之而来的便是迥然不同的态度。^[4] 在伦敦，人们越来越恐惧殖民地会采取危害英国商业利益的政策。殖民地对英国政府忽略其需求的疑虑也日益加深。直至 1770 年代中期，富兰克林（作为几个殖民地的代表数次前往伦敦谈判）认为这些恐惧和疑虑都是彼此的误解。但不论是哪一方，都不是完全没有根据的臆想。某种程度上，殖民地与英国之间的冲突是无法避免的。

世界市场体系的出现，就像亚当·斯密及其追随者暗示的那样（直至今日依然如此），并不意味着国家就不必在其间充当经济意义上的角色。贸易网络蔓延整个世界市场体系，但主要是围绕一些城市集中发展，那些城市里的贸易商、金融家和制造商不仅进行着买卖，而且社会交往活动非常活跃，并会对政治权威施加压力。处于竞争关系中的国家不断发展，为其自身利益服务；此时每个国家都拥有比封建主义时期更加紧密的政治结构，并辅以更加明确的国家语言。很难想象，英国的资本家会不向掌管国会的贵族施加压力以实施有利自身利益的政策；同样无法想象，美洲殖民地的资本家会不以相应的政治策略来加以应对。

无论在经济上还是在政治上，特殊事件经常使得其引发的长期趋势备受关注。1760年代和1770年代就是如此。1756—1763年英法之间爆发了“七年战争”，这场战争的目标就是两国争夺对殖民地（尤其是美洲殖民地）及殖民地贸易的控制权。英国在西印度群岛击败法国，夺取了孟加拉，征服了加拿大，为英国成长为世界帝国打下了坚实基础。但是，这些动作也意味着需要支付巨额账单。

英国官员顺其自然地想到，何不要求美洲殖民地支付部分战争开销。他们认为，由于法国密谋夺取密西西比河谷并阻止英国殖民地向西发展的诡计因战争而被击破，殖民地毕竟从中获得了极大的利益。

因而，英国对美洲殖民地开征了一系列税收：1764年宣布收取糖浆税（制造朗姆酒用的生糖）；1765年颁布了针对一系列交易收取“印花税”的法律，公布了《驻营条例》（《驻营法案》），使殖民地必须支付维持驻扎美洲英军的开销；1767年则颁布了进口税。

每项新税都引发了殖民地民众的巨大仇恨。在经济萧条时期，人们口袋里没有钱，如此重税极大地危及某些行业的发展。由于法国不再是军事上的威胁，英国政府希望得到额外收入，以降低本土大地主的负税压力。总之，美洲殖民地如今不得不为那些他们没有发言权的政策支付税金。

美洲殖民地了解到，在英国本土，下议院可以就政府的任何金融提议进行投票表决。因此，各个美洲殖民地代表大会应当拥有同等权力。否则，殖民地人民的基本“自由”也就受到了践踏。此时殖民地的反抗语言还不具有革命性质。殖民地民众依然将这种行为视为在保卫其作为“英国人”应有的“自由”。但这却使北美殖民地第一次团结在一起，为了反抗母国征税而全员动员起来。

动员遍布不同社会层面。在最高的社会阶层中，各个殖民地的

代表们集结起来组成“大陆会议”，号召美洲人抵制对英贸易，直至英国人撤销不合理的税收。这种方法使得所有行动都必须依靠小部分掌握了贸易的商人。

但与此同时，其他力量也活跃起来。1765年和1766年，各个殖民地都兴起了名为“自由之子”的组织。^[5]他们并非由富裕的种植园主、大地主、甚至富裕商人组成，而是由“介于精英与真正平民之间”的人们组成：“持有不同政见的知识分子，游走在殖民地间的小商人和手工业者”。^[6]他们与英国革命时期“新模范军”中起到关键作用的“中间阶层”十分类似。殖民地城镇拥有民众示威和暴动的悠久传统。“自由之子”几乎就是一个政党，它领导“传统的民众活动来质疑英国”，致力于“在许多普通美洲人心中产生新的政治意识”^[7]。

民众活动很快就跨越了被动地进行贸易抵制的界限。在波士顿，人们捣毁了一栋被认为出售印花的办公楼，攻击了印花发行商的房屋。^[8]在纽约，人们摧毁了他们眼中叛徒的房屋，与城中驻军发生了冲突。^[9]对英国人的愤怒，与对在艰难时世还炫耀财富的社会精英们的怨愤交织在一起。民众攻击了一家社会精英经常光顾的剧院。“纽约最激进的报纸《纽约日报》在绘声绘色地描绘英国问题的同时，也刊载了多篇攻击高房租、物价上涨和失业等问题的报道。”^[10]

任何反抗运动一旦爆发，其行动就会改变人们的思想，而思想上的改变又会引致更多的行动。在1760年代的波士顿和纽约，这一点无疑是真理。在纽约，人们竖起了“自由旗杆”来反抗英国人。每次士兵们捣毁“自由旗杆”，就会有新的旗杆竖起。英国政府建立税收官新体制的尝试，只起到了令美洲人更加感到被外来力量强压的效果。1770年3月，波士顿人民尤感悲愤：当时一群士兵朝着向他们

投掷雪球的人群开枪，打死了五名民众，史称“波士顿惨案”。

英国政府迫于压力作出了妥协姿态，这些压力来自许多伦敦商人及追随约翰·威尔克斯的伦敦民众掀起的暴动。几经波折，英国政府终于撤销了几乎所有对美洲殖民地的税收，只留下了茶税，直到这时美洲人的愤怒才渐渐平息下去。

然而，这并非事情的终结。对在波士顿和其他地方有过被压迫经历的人们来说，任何试图强行征税的做法都会给其带来前所未有的愤怒。在英国统治阶层内部，恐惧殖民地不顾英国意愿只顾追求自己利益的情绪，也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扩散开来。英国政府越来越觉得，如果不给北美殖民地一点教训，违背和不服从就会变成一种无法破除的习惯，那样一来殖民地存在的意义也就消失了。

从雪球到子弹

历史上经常会有这样的景象发生：一个微小的举动却造成了爆炸式的影响，就像用小小的针一刺气球就会炸了一样。1773年11月，这样的微小举动就发生在波士顿港口。一艘东印度公司的船只满载茶叶抵达港口，这是总督的儿子们不顾抵制对英贸易运动（美洲人为了反对余下的不合理税收而发起的贸易抵制运动）的偷偷所为。在岸上数千名示威者的声援下，一百名活跃分子扮成印第安人的样子登上船只，将茶叶统统扔进海中。

令人尊敬的殖民地意见领袖得知此事后大为惊恐。本杰明·富兰克林愤怒地批判道，这是一种“非正义的暴力行为”^[1]。但这一举

动在那些深受英国政府之苦的北美移民中却产生了强大的回声，而对英国政府来说这则是激怒它的最后一根稻草。英国政府任命盖奇将军出任马萨诸塞总督，命令他此次务必让北美殖民地彻底服从；紧接着又派遣军队奔赴波士顿，通过了《不可容忍法令》，宣布违背法律的殖民地民众将被押至英国接受审判。

如今的问题已经超出了税收的范围，而转化为殖民地居民是否对统治他们的法律拥有发言权，就像杰斐逊所说：“大不列颠的十六万选举人能否为四百万美洲人民制定法律”^[12]（他十分权宜地忽视了在他的故乡弗吉尼亚，黑人奴隶和许多贫苦白人同样没有这一权利）。所有殖民地都受到了威胁。美洲民众怒火万丈，涌现出委员会来表达这一愤怒之情。抵制茶叶运动得到广泛传播，十三个殖民地大会都同意派出代表参加“大陆会议”。

总体上，参加“大陆会议”的代表都是受人尊敬的财产所有者。他们在大英帝国的体制内飞黄腾达，因此并无意推翻它。如果可以选 择，他们更愿按照现有方式生活下去。但他们根本没有得到选择这一选项的机会。出席“大陆会议”的代表们号召进行一次新的贸易抵制运动。但是，英国政府采取的严厉措施意味着，抵制运动不能只停留在商人层面，而必须通过民众抵抗组织来加强力量。在每个“县、城市和城镇”，人们必须选举委员会，鼓动大家反对购买或消费英国产品。^[13]

这对弗吉尼亚的种植园主来说并不是问题，他们加入了马萨诸塞的行列，积极响应抵制英货运动。种植园主控制了除总督外的弗吉尼亚所有行政机构。他们无须斗争就可强行达成意愿。但在其他北美殖民地却出现了不少问题。

在马萨诸塞，民众几乎一致反对英国的政策。但伍斯特县等地

的法官却决定实行英国颁布的新法律。该怎么办？在纽约，许多商人都因从与英帝国的贸易中获利而不愿坚持抵制运动，与此同时强有力的大地主家族也听从于英国总督。该怎么办？在宾夕法尼亚，尽管大部分殖民地民众都号召抵制对英贸易，但大部分贵格会商人精英却依然忠于英国。该怎么办？

委员会号召实施对英抵制运动意味着，新制度将会革命性地取代旧制度，不论“大陆会议”是否认识到这一事实。

阶级与冲突

在伍斯特县，武装起来的农民不得不防备法庭，尽管这意味着不仅要对抗英国官员，还要面对志在延续成功职业生涯的当地法官。^[14]在纽约城，“提出并通过那些导致独立的决定，意味着除去……旧权力……犹如与英国议会和国王决裂”。此举的动力“来自‘人民’，既包括广大民众，也包括革命委员会”。“机械工人”（手工业者）每周都会召开全员大会，从而推动了“正式”委员会的成立，继而以“机械工人、贸易商和较贫困的职业人员”取代了委员会中的保皇党成员。^[15]在费城，一千二百名机械工人聚到一起，敦促年轻的商业精英召集数千民众开会，建立委员会。

从“和平”的抵制运动发展到战争，是如下行动的直接后果。当英军在马萨诸塞的莱克星顿向列队的美洲民兵开火时，手工匠保罗·里维尔进行了那趟有名的骑行，他快马加鞭赶去通知当地的武装农民：有一队英军正在前往波士顿附近康科德的路上，试图拿到藏在

那里的武器。而也正是在莱克星顿与英军英勇作战的同一批农民前往波士顿，在班克山围困住了英军兵营。在这两场战斗中，美洲社会的中间阶级和低层阶级，不得不推开与英国政府联系紧密的上层阶级。

爱德华·康特里曼在两本关于美国革命的经典著作中强调，斗争得以发展的原因在于，人们建起了对抗旧精英的新制度：“从1774年至1776年夏天，委员会在纽约的举措，与1789—1792年间类似组织在巴黎及1917年在俄国的所作所为非常相似。”^[16]

这样的骚动对1776年发生的事件来说十分重要。在纽约，与大西洋贸易联系密切的富裕商人、依靠总督的官员及一些大地主，对任何反抗英国的行动都充满仇视。在费城，宾夕法尼亚大会的大部分代表都坚定地反对独立。如果没有这两座大城市的支持，对抗英国的战争必然无以为继。然而，只有挑战旧有经济和政治精英，才能获得独立运动所需要的支持。因而，主要来自手工业者或小商人的新人，而非富裕商人和地主，也就必须夺取委员会的控制权——委员会掌握着货物进出口权，对城市生活施加着巨大的影响。

作为武器的小册子

旧有上层阶级的政治机构并未完全消失。他们依靠数个世代积累下来的思维习惯，来维持民众对他们的遵从，削弱反英行动的力量。

打破这种思维习惯和对旧制度的尊崇，不仅需要大规模的骚动，也需要大规模的宣传。大规模骚动的形式包括宣传抵制运动，游行反对破坏抵制运动者，焚烧总督和英国官员的画像，洗劫建筑物等。大

规模的宣传则包括撕裂支持旧思维的理论观点。仅在1776年一年，就出现了四百多本宣传小册子，另有数十份报纸和杂志。但在这里面起到决定性作用的则是一本只有四十页的小册子，这本小册子出自新近移民美洲的英国人托马斯·潘恩之手。

潘恩于1775年初抵达费城，随身带有一份来自本杰明·富兰克林的推荐信。他是典型的手工业者和小商人“中间”阶层代表，当时这一阶层正在社会上崛起，在政治生活中日益占据主要角色。潘恩在英国曾做过多种工作，包括熟练的制衣匠、教员、海员、税吏和店员。潘恩抵达美洲时已年过四十，他在一家新成立的杂志社任职，这份杂志的读者与潘恩本人的背景较为相似。与他的读者一样，潘恩也狂热地支持抵制对英贸易运动，但他还不是一位革命者。潘恩后来写道：“与英国有联系很是棘手，在当时反对抵制对英贸易就是叛国。”^[17] 1775年发生的事件（尤其是英国加大对殖民地的镇压力度）改变了他的想法，使他最终相信此时的形势逼迫美洲必须成为独立的共和国。他在名为《常识》的小册子中表明了这一思想，这本小册子于1776年初印刷出版。

小册子写得非常通俗，采用的是手工业者和小商人常用的语言，而非只有政府官员和委员会高官才能看懂的文绉绉的语言。但它却并非一部简单的鼓动性作品。《常识》试图提供一种大局观，为社会骚动的缘由正名。它以普通人能够理解的方式，叙述了此前一百二十五年间流传甚广的部分思想，其中包括来自霍布斯、洛克、伏尔泰或许还有卢梭的思想。通过在英格兰期间参加面向民众的科学演讲和辩论俱乐部，潘恩了解到一些启蒙运动思想。如今他将这些思想转化为市井语言，坚称“一个对社会诚实的人，比所有曾经活过的戴着王冠的恶棍都更有价值”。他严厉谴责乔治三世所谓血统